

你知道生活的本质以后，知道了许多真实的东西，就没有那么多酸情了

继《三杯茶》《没有悲伤的城市》之后

再度令全世界为之动容的人性之书



拾金男孩

TRASH

[英] 安迪·穆里根 著

周娅书 毛路 译



中信出版社 · CHINACITICPRESS

拾金男孩

TRASH

[英] 安迪·穆里根 著

周娅书 毛路 译

中信出版社
CHINA CITIC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拾金男孩 / (英) 穆里根著; 周娅书, 毛路译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1.1

书名原文: Trash

ISBN 978-7-5086-2482-2

I. 拾… II. ①穆… ②周… ③毛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13368号

Trash by Andy Mulligan

Copyright © 2010 by Andy Mulliga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1 by China CITIC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拾金男孩

SHI JIN NANHAI

著 者: [英] 安迪·穆里根

译 者: 周娅书 毛 路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印者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 张: 8.75 字 数: 113千字

版 次: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: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10-2444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2482-2 / I · 162

定 价: 26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283

<http://www.publish.citic.com>

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E-mail: sales@citicpub.com

author@citicpub.com

我的名字是拉斐尔·费尔南德斯，是个捡垃圾的男孩。

人们总是对我说：“哎呀，就这样在垃圾中穿来穿去，你永远都不知道会找到什么！搞不好你今天就会走大运呢。”而我总是这么回答：“老兄，我知道我会找到什么。”我也知道其他人会找到什么，我还知道我在这里干活儿的十一年里，我们都找到了些什么。一个词就可以总结——“便便”。如果我冒犯了您，对不起啦，那是我们对人类排泄物的称呼。我不想惹毛任何人，可那也不关我的事。在我们这座美妙的城市里，很多东西都非常紧缺，活水和厕所就是其中的两样。所以当人们需要拉屎时，他们会就地解决。现在这座城市里的大多数人都住在盒子一样的房子里，而且他们把盒子叠得很高。当他们需要上厕所时，他们就在一张纸上解决了，然后再把它包起来，扔到垃圾桶里。所有的垃圾袋都会一起运来。全市的垃圾袋先是被装进手推车里，接着从手推车里被搬运到卡车上，甚至到

火车上。这座城市能产生出的垃圾分量绝对会让你震惊。一堆又一堆的垃圾，最后全来到这里，跟我们一起聚在贝哈拉。那些卡车和火车从来就没停过，我们也一样，一直爬呀爬呀，挑呀拣呀。

他们把这个地方叫做“贝哈拉”，它是一个垃圾镇。三年前，它是“烟山”，但是“烟山”的情况太糟了，于是人们关闭了那个地方，沿路把我们赶到了“贝哈拉”。一堆堆的垃圾，就跟喜马拉雅山一样，你可以在这里爬上一辈子，而且许多人确实爬了一辈子。爬上爬下，钻进钻出。垃圾山脉从码头一直到沼泽，汇成一个完整而漫长的垃圾世界，还冒着腾腾热气。我就是垃圾山上那群捡垃圾的男孩儿之一，在这座城市丢弃的东西里寻找去。

“不过你肯定找到过什么有趣的东西吧？”有人对我说，“最起码偶尔找到过，不是吗？”

你知道，会有游客到我们这里来，主要是来参观教会学校的外国人。他们在几年前修起了这个学校，现在仍然开放。我总是面带微笑，答道：“是的，有时候，先生！有时候，夫人！”

其实我真正的意思是：不，从来没有过——因为我们找到的东西大多都是便便。

“你找到什么啦？”我问加尔多。

“你觉得呢，小子？”加尔多答道。

我知道。一个看起来像是里面包着好东西的漂亮包裹？不，不，不。那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！那是一坨便便。加尔多把手在T恤衫上擦了擦，继续走他的路，期待着找到个能拿去

卖的东西。每天我们就这样走过一座座的垃圾山，无论天晴还是下雨。

你想来看看吗？呃，其实远在你看到贝哈拉之前，你就能闻到它了。它有2.6平方公里，如果你想不出来它有多大，那它就有100个足球场，或300个篮球场那么大。它看上去简直大得没边。我也不知道那里到底有多少是便便，但是在倒霉的日子里，那里几乎全是便便。你花一辈子的时间在里面艰难地穿行和呼吸，在它旁边入睡——呃……“也许有一天你能找到好东西。”哦，没错。

然后，有一天，我真的找到了。

自打我可以自己走路和捡东西的时候开始，我就成了个捡垃圾的男孩儿。那是多大呢？三岁。而且，那时我已经开始会给东西分类了。

让我来告诉你我们要找的东西吧。

塑料，因为塑料能很快换成钱，以斤计算。白色塑料是最好的，它可以堆成一堆。蓝色的其次，纸，又白又干净的那种，我是说如果我们能把它弄干净并晾干的话。纸板也行；罐头瓶，或是任何金属物品；玻璃，如果它是个玻璃瓶的话；布或者任何破旧衣服，通常是休闲T恤、裤子，还有裹过东西的麻布袋碎片。我们这里的孩子，身上穿的东西有一半是捡来的。不过多数东西，我们还是堆起来，称重量，然后卖掉。你能看见我穿得非常怪异。我穿着剪短的牛仔裤和一件极其肥大的T恤。当太阳太毒辣的时候，我可以把它卷到脑袋上。我没有穿鞋。一、我没有；二、你得用脚去感受。教会学校费了很大劲

儿为我们找来靴子，但是多数孩子都把它们卖掉了。垃圾很柔软，而我们的脚就像铁蹄子一样坚硬。

橡胶也不错。就在上周，来了一堆反常的东西，那是不知从哪里运来的一些旧轮胎。几分钟之内就被哄抢而空。那些先到的男人们把我们挤开了。一个半好的轮胎值半美元，而一块破得不行的轮胎，你可以拿来压你家的屋顶。这里也能吃上快餐，那其实不过是些零食。不过它们从不会离我和加尔多很近，而是在远远的那头被传递着。那边有大约两百个小孩在挑拣吸管、杯子和鸡骨头。每件东西都被翻个底儿朝天，清洗干净，装袋——回到过秤员那里，称重，然后卖掉。它们被放到那些卡车上，绕了一圈又回到城里。运气好的日子，我一天可以赚两百比索。不好的时候呢，也许五十比索吧？就这样，你过一天算一天，希望自己不要生病。你的全部工具就是你带着的钩子，就在你手中，翻着垃圾。

“你找到的那是什么，加尔多？”

“便便。你呢？”

翻开纸一看，“便便。”

不过，我不得不说，我是个有个性的垃圾男孩。多数时间我和加尔多一起工作，俩人在一起可以干得很快。有些年幼的孩子和老人，他们戳来戳去，好像要把每样东西都翻个底儿朝天。在那些便便之中，我可以迅速地挑出纸张和塑料，所以我干得还不赖。加尔多是我的搭档，我们总是一起工作。他很照顾我。



第二章

那么，我们是从哪里开始的呢？

是那个不幸的幸运日，那个让我的世界天翻地覆的一天。那是个星期四。我和加尔多来到一个传送带旁边。那些玩意儿庞大无比，由十二个巨大的轮子带动着，在垃圾山中上升、下降。它们载着垃圾，把它抬到你几乎都无法看到的高度，然后又把垃圾都倒出来。它们不断处理着那些新到的垃圾，按理说你不应该去那里干活，因为那样很危险。垃圾就像倾盆大雨一样不断落下来，你在下面干活，而那些保安总会竭力把你轰走。不过，如果你想排到队伍的头一个，那么还是值得跑到传送带旁边的。但如果你没能稳稳当地溜进卡车，那就相当危险了。我知道有一个男孩就因为这个失去了一条胳膊。货车卸下垃圾，推土机把它铲到传送带上，传到你这头来——而你就站在山顶上。

我们就站在这里，面对着一片垃圾的海洋。

加尔多十四岁，跟我一般大。他瘦得像根竿子，手臂长长的。他比我早出生七个小时，我们出生在同一条毯子上。虽然

大家说他不是我的哥哥，但他也可能是，因为他总是知道我的想法和感受——甚至是我正打算说出口的话。之所以说他比我大，是因为他总时不时地指使我，告诉我该做什么，而大多数时间里我也让他这么做。人们说他太严肃了，他是个几乎从来不笑的男孩。他回应说：“那给我瞧瞧有什么可笑的。”他可以很恶毒，这倒是真的——但事实上是他挨打比我多，所以也许他比我长得快一些。我只知道一件事，那就是我想让他永远站在我这一边。

我们就在那里，垃圾袋正在往下滚。有些袋子已经破了，有些没有。我就是在那时找到它的。那就是我们称为“特殊玩意儿”的东西。一个“特殊玩意儿”指的是一个来自富人区的完好无损的垃圾袋。而你永远都要睁大双眼寻找它们。就算是现在我也仍能记得我看到了什么：先是一个香烟盒，里面还装着一根烟——格外的奖赏；一个南瓜，如果拿来炖的话还算新鲜；然后是许多被捏扁了的易拉罐；一支钢笔，多半不好使，钢笔总是很容易找到；还有一些我可以塞进我的麻布袋的干纸。接着就是垃圾，比如吃剩的食物和摔坏的镜子之类的。然后，有什么落进了我手里呢？我知道我说过这里不可能找到有趣的东西，但是，好吧——这辈子就这么一次……

它落进了我手里：一个小皮革包，拉链很紧，上面满是咖啡渣儿。拉开拉链后，我找到了一个钱包，一张折好的地图，还有一把钥匙。这时加尔多和雅各布走了过来。我们便一起蹲在垃圾山上。我的手指在颤抖，因为那个钱包很厚。那里面有一千一百比索，那可是一大笔钱。一只鸡是一百八十比索，

一瓶啤酒是十五比索。在录像厅待一个小时，是二十五比索。

我坐在那里一边狂笑着一边感谢上帝。加尔多拍打着，我并不介意告诉你们，我们简直要跳起舞来。我给了他五百比索，那很公平，给自己留了六百。我们看了看里面还剩下些什么，不过只有一些废纸，照片和——有意思的是——居然有一张身份证！上面有些破损和折痕，不过你仍能轻易地辨认出他。一个男人，盯着我们。那双空洞的眼睛正对着镜头，当闪光灯闪烁时，你的眼睛总会那样。姓名？乔斯·安吉里柯。年龄？三十三岁。工作是男仆。未婚，住在某个叫绿山的地方——他不是一个有钱人，这让人感到悲哀。但是，你能做什么呢？找到这个男人，并且说“安吉里柯先生，我们很乐意归还您的财物”？

还有两张小照片，上面都是同一个穿校服的女孩。很难说她有多大，不过我猜七八岁吧。她有一头黑色长发，眼睛很漂亮。表情很严肃，好像没人告诉她应该微笑一样。

加尔多摆弄着那把钥匙。它带着一个小吊坠，是用黄色塑料制成的，两面各有一个数字：101。

那张地图只不过是这座城市的地图。

我拿过所有东西，塞进裤子里。然后我们继续寻找。你不想让自己过于引人注目，不然你可能会失去你找到的东西。但是我很兴奋，我们都很兴奋。我们的兴奋是有道理的，因为那个袋子改变了一切。很久以后，我会想对自己说：每个人都需要一把钥匙。

有了正确的钥匙，你才能打开那扇大门。因为没有人会为你开门。



第三章

我还是拉斐尔。

就在当天晚上，我意识到我找到了某样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。因为警察来了，他们要把它要回去。

你在贝哈拉看不到多少警察，因为我们能够自己搞定自己的问题。这里能偷的东西并不多，而且一般来说，我们不会互相偷东西——尽管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。几个月前，我们这里出了一桩命案，那次警察来了。一个老男人杀了自己的老婆——他割开了她的喉咙，让她鲜血直流，顺着墙一直流到楼下的房子里。他们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跑了。此后我们也没听说他们是否抓到了他。还有一次选举访问期间，来了四辆警车，围着一个想当市长的家伙。警车们闪着警灯，喇叭啪啪作响。因为这些警察都很爱作秀，哪怕他们还有更有意义的工作要做。

这次他们是五个人，其中一个看起来地位很重要，像个警长。他要年长一些，胖一些，像一个鼻子被打歪了的拳击手，